



馬克思傳

弗·梅林 著

馬克思傳

弗·梅林 著
羅稷南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

by Franz Mehring
Translated by Edward Fitzgerald
Covici • Friede • Publishers
New York, 1936

本書根据 1936 年英譯本第二版轉譯。原著為德文，書名為：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萊比錫印
書公司 1919 年初版。

馬 克 思 傳

〔德〕弗·梅林著
羅 稷 南 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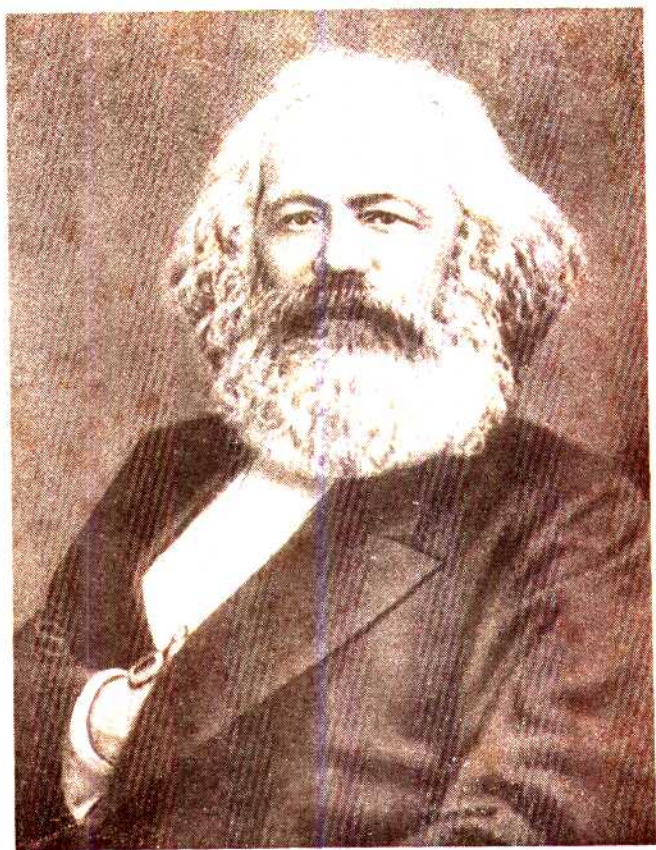
開本 850 × 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19\frac{3}{8}$ · 插頁 6 · 字數 431,000

1956 年 5 月第 1 版

195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00 定價(5) 2.00 元

統一書號 11002 · 66



Karl Marx

1463770

著者序言

本書有它自己的一段小歷史。當建議發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的時候，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拉法格夫人提出一個她贊同這建議的條件，要我作她的代表參加編輯工作。1910年11月10日，她從德拉伐爾寫信來，授權給我作一些我認為必要的注釋、說明或刪改。

其實我並不曾使用過這種特權，因為並無重要異議發生於編輯人們之間，即編輯伯恩施坦和我自己之間——倍倍爾不過把他的名字放在這工作上而已。我既沒有機會，也沒有權力，自然更沒有存心依照拉法格夫人的意旨去干涉他的工作，除非有確實而急需的理由。

然而，在編纂這“通信集”的長久工作期間，我在學習時代所獲得的關於馬克思的知識融會貫通起來了。我情不自禁地想要把它組織成一種傳記，尤其是當我知道拉法格夫人會喜歡這計劃的時候。我取得了她的友情和信任，並不因為她以為我是她的父親的最博學最賢明的弟子，而是因為她覺得我對於他的性格曾經有過最深的考究而且或許能夠把它描寫得最清楚吧。在談話中和通信中，她往往使我相信她的家庭生活的許多半已遺忘的紀念曾經由於我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中的敘述而重新顯活起來，尤其是在我所發表的“遺文集”中，而且由於我的著述她常聽見她的父母說過的許多姓名都從模糊的存在顯現為分明的實體了。

不幸，这崇高的妇人在她的父親和恩格斯的“通信集”出版之前久已死了。在她自願脫离生活之前几小时，她寄給我一封友好的遺書。她稟賦着她的父親的宏偉性格；我对于她的感謝是超死亡而常存的，因为她信托我發表許多他的珍貴的遺著，絲毫沒有干預我的任何批評判斷的意圖。例如，她把拉薩尔給她的父親的信都交給我，虽然她从我的“德國社会民主党史”上知道我曾經怎样用力替拉薩尔反駁过馬克思。

当我开始实行寫作馬克思傳的志願的时候，馬克思主义者陣营中的兩位衛道的健將，就不能表示一点这心胸博大的婦人的寬宏气概。他們竭力吹起义憤的号角了，因为我在“新时代”上叙述馬克思与拉薩尔和与巴枯寧的关系有一兩处竟敢首先不向党中流行的傳說叩头。

首先考茨基斥責我在大体上“反馬克思主义”，尤其是“辜負了”拉法格夫人的委托。当我固執着实行寫下去的时候，他甚至用了“新时代”的六十多頁名貴篇幅來攻击我。在这攻击之中里阿札諾夫曾經竭力証明我犯了最卑劣的背叛馬克思的罪惡，夾帶着只有發昏才会那样糊塗的滔滔詈罵。由于为了礼貌而不願說出它的真名字的那么一种感情，我曾經任随这些人說到底去吧，但是我應該对我的讀者声明：我对于他們的精神的恐怖行为并不會絲毫讓步，而且我在本書中叙述馬克思与拉薩尔和与巴枯寧的关系是嚴格遵照史实的真确性來处理的，并不理会党中流行的傳說。当然，在这样作的时候，我也曾經避免任何爭論。

我的讚美和我的批評——這兩者在任何好傳記中必須有同等地位——都集中在一个偉大人物上，这人論到他自己时最愛說的話是“人情的事沒有一件是与我無關的”。当我从事这著作的时候，

我規定給我自己的任务是表現他的一切崢嶸雄壯的偉大性。

我的目的決定了我達成它的方法，一切歷史的著作同時是藝術和科學，而且這尤其適用於寫傳記。我一時不能記起什麼蠢材首先發表這奇怪的意見：美學的考究在歷史科學的殿堂中是沒有地位的。而且我必須坦白供認——或許這是我自己應該羞愧的——我厭惡資產階級社會倒不如厭惡那些粗暴的思想家們那麼深刻，他們因為要毀謗可敬的伏爾太[⊖]而說道只有一本正經的可厭文體才是可以容許的文體。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大約是和我一致的。對於他所喜歡的古希臘人，他曾經把克里阿（Clio）算作九個繆塞[⊖]之一。真理是，只有輕侮繆塞的人才是繆塞所輕侮的人。

倘若我可以假定讀者贊同我的著作所擇取的形式，那末我還必須請求稍稍原諒它的內容。才一開端我就遇着一種無可奈何的必要：防備這書發展得太大，同時要把它保持在至少是較為進步的工人們所能理解的限度之內。現在呢，它已經發展到比我原來的計劃更長了一半了。我常常被迫而把一行緊縮為一個字，一頁緊縮為一行，一印張緊縮為一頁！當我分析馬克思的科學著作的時候，尤其苦於這種外來的壓迫，而且因為預防對於這事的任何疑惑，我刪掉了一個大作家的任何傳記所慣用的副題中的第二項目：“他的生活和著作”。

無疑的，馬克思的無比的高度多半是因為思想的人和行動的人在他是不可分割地聯貫着的，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更無可疑的是鬥士的他往往勝過思想家的他。社會主義的偉大的先驅者們全都同意這一點；如拉薩爾所說，只要行動的時機一到，他就要何等高

⊖ Voltaire (1694—1778)，法國思想家，其文體以談諧風趣著稱。

⊖ Muses 是司文藝美術之神，其中的克里阿司歷史。

兴地放下他所知道的一切不寫的！馬克思的終身信徒們，三四十年以來，沉思冥想過他的著作的每一逗點的人們，到了他們可以而且必須像馬克思一樣起而行動的歷史時機，却全然失措了。他們只是搖來搖去，好像在狂風中吱吱喳喳的占風標似的。

不過，我並不願裝出自以為是請來把馬克思所領有的浩大的智識疆域指示給別人的神氣。例如，因為要給與讀者一種明白適當的馬克思的“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的概觀，我曾經請求我的朋友盧森堡的幫助，而且因為她的慨然允許，他也許會像我一樣感謝她的。本書第12章第3節“第2卷和第3卷”就是她寫的。

我歡喜我能够把她的珍貴作品收編在我的書里面，而且我同樣歡喜我們的朋友蔡特金允許我在她的旗幟之下把我的小船駛入公海里。這兩位婦人的友誼對於我是一種無上的安慰，當着洶湧的狂飈已經把那麼些“社會主義的英勇堅決的先驅者”像秋風里的枯葉似的掃蕩掉的時候。

梅林(Franz Mehring)

柏林，斯退格里茲鎮，1918年3月。

年 表

- 1818年 (5月5日)馬克思誕生于特利尔。
- 1835年 畢業于特利尔高級中學。
- 1835—1836年 在波恩大學學習法律。和燕妮·封·威斯特華倫訂婚。
- 1836—1841年 在柏林大學學習法律、歷史和哲學。開始研究黑格爾。加入青年黑格爾派:布魯諾·鮑威爾,盧登堡,米陽和科本等。初次文藝習作(詩及其他)。
- 1838年 馬克思的父親死。
- 1841年 畢業于耶拿大學。
- 1842—1843年 投稿于科倫“萊因報”,後來任主編。與盧格合作。
- 1843年 與燕妮·封·威斯特華倫結婚。
- 1843—1845年 旅居巴黎。
- 1844年 與盧格共同發行“德法年鑒”。投稿于巴黎的“前進報”(波恩斯坦和貝那士主持)。研究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結交海涅、蒲魯東等。初次會見恩格斯:研究經濟學和哲學。
- 1845年 基佐應允普魯士政府的請求,把他逐出巴黎。
- 1845—1848年 旅居布魯塞爾。與恩格斯合作“神聖家族”和“德意志思想體系”(和黑格爾派、費爾巴哈、施梯納及“真正社會主義者”論戰)。投稿于“社會之鏡”、“威斯特伐里亞汽船”和“德文布魯塞爾報”。

- 1847年 和魏特林會見并且討論。和蒲魯東論戰，作“哲學的貧困”。加入共產主義者同盟。講演保護貿易，自由貿易，雇傭勞動和資本。赴倫敦參加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會議。與恩格斯同被委任起草“共產黨宣言”。
- 1848年 “共產黨宣言”出版。被逐出布魯塞爾。共產主義者同盟改組（恩格斯，沙佩爾，威廉·沃尔夫，斯蒂凡·波倫等）。
- 1848—1849年 在科倫任“新萊因報”編輯。會見拉薩爾和弗萊里格拉特。游歷維也納：對維也納工人協會演講。
- 1849年 被控違犯出版法及煽動武裝暴動，旋由科倫檢察官宣告無罪開釋。馬克思被逐出科倫，“新萊因報”停刊。代表德國民主派出席巴黎國民會議。被逐出巴黎。
- 1849—1883年 流寓倫敦。
- 1850年 恩格斯到倫敦，然後到曼徹斯特。發行“新萊因評論”。對倫敦工人教育協會演講。最小的兒子死。
- 1852年 最小的女兒死。擔任“紐約論壇報”通信員（一直到1861年）。投稿於憲章派的報紙。共產主義者同盟解散。與德國流亡者爭論。科倫共產主義者審判案。“拿破崙第三政變記”。
- 1855年 馬克思的兒子埃德加爾死。
- 1857—1858年 編纂“美國新百科全書”。和拉薩爾通信。
- 1859年 “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投稿於倫敦的“人民報”。
- 1860年 與伏格特論戰。
- 1861—1862年 投稿於維也納“新聞報”。
- 1861年 重返德國。在柏林會見拉薩爾。
- 1863年 拉薩爾建立全德工人聯合會。
- 1864年 拉薩爾死。在倫敦聖馬丁堂成立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起草“成立宣言”。威廉·沃尔夫死。

- 1865年 与施韋澤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短期合作之后脱离全德工人联合会。講演“工資、价格和利潤”。倫敦國際會議。
- 1866年 日內瓦第一次國際大會。“先驅”是國際的機關報。
- 1867年 “資本論”第1卷出版。洛桑第二次國際大會。
- 1868年 布魯塞爾第三次國際大會。巴枯寧建立國際社會民主同盟。
- 1868—1869年 西歐中歐罷工運動盛行。
- 1869年 愛森納赫德國社會民主工人黨大會。巴塞爾第四次國際大會。關於巴枯寧的機密通告。
- 1870年 國際理事會對於普法戰爭的宣言。恩格斯定居於倫敦。
- 1871年 巴黎公社。國際理事會宣言：“法蘭西內戰”。倫敦第二次國際會議。與萊比錫“人民國家報”合作。
- 1872年 海牙國際大會。開除巴枯寧。國際理事會移至紐約。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演說。
- 1873年 作反對巴枯寧的小冊子：“社會民主同盟和旅行家國際協會”。馬克思患重病。
- 1875年 德國各工人黨派在哥達合併。馬克思作“哥達綱領批判”。
- 1876年 巴枯寧死。
- 1877年 與恩格斯合作“反杜林論”。
- 1878年 德國宣布反社會黨人法令。
- 1879—1883年 馬克思重病。
- 1881年 馬克思夫人燕妮死。
- 1882年 旅行至阿爾及耳和法國。馬克思的女兒燕妮死。
- 1883年 (3月14日)馬克思死。
- 1885年 “資本論”第2卷出版。

1894年 “資本論”第3卷出版。

1895年 恩格斯死。

目 次

著者序言

年表

第一章 早年	1
一 家庭和学校	1
二 燕妮·封·威斯特華倫	6
第二章 黑格尔的弟子	11
一 在柏林的第一年	11
二 青年黑格尔派	18
三 自我意識哲学	25
四 博士論文	30
五 “軼文集”和“萊因报”	37
六 萊因議會	43
七 斗争的五个月	49
八 費尔巴哈	58
九 結婚和放逐	61
第三章 流寓巴黎	65
一 “德法年鉴”	65
二 哲学的展望	72
三 “論犹太人問題”	77
四 法蘭西文化	83
五 “前進报”和馬克思被逐	89
第四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00
一 公事房和兵營	100

二	英吉利文化	106
三	“神聖家族”	111
四	一部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	119
第五章	亡命布魯塞爾	124
一	“德意志思想体系”	124
二	“真正社会主义”	127
三	魏特林和蒲魯东	132
四	歷史唯物主义	137
五	“德文布魯塞爾報”	146
六	共產主义者同盟	153
七	布魯塞爾的宣傳	157
八	“共產黨宣言”	165
第六章	革命和反革命	171
一	二月和三月	171
二	六月	174
三	对俄战争	178
四	九月	184
五	科倫民主运动	190
六	弗萊里格拉特和拉薩爾	195
七	十月和十一月	198
八	背信的法令	203
九	又一卑劣的詭計	209
第七章	流寓倫敦	213
一	“新萊因評論”	213
二	金开尔事件	218
三	共產主义者同盟的分裂	223
四	流放中的生活	231
五	“霧月十八”	236
六	科倫共產主义者審判案	242

第八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	250
一 天才和社会	250
二 無比的联盟	257
第九章 克里木战争和危机	265
一 欧洲政治	265
二 烏尔卡尔特、哈尼和瓊斯	271
三 家庭和朋友	276
四 一八五七年的危机	282
五 “政治经济学批判”	287
第十章 王朝的兴替	297
一 意大利战争	297
二 和拉薩尔的爭論	303
三 流亡者之間的新斗争	311
四 几支插曲	321
五 “伏格特先生”	328
六 家务和私事	332
七 拉薩尔的鼓动	341
第十一章 国际的早年	353
一 国际的建立	353
二 “成立宣言”	360
三 和施章澤的分离	367
四 倫敦第一次會議	372
五 奥地利和普魯士的战争	379
六 日内瓦大会	387
第十二章 “資本論”	397
一 產痛	397
二 第一卷	401
三 第二卷和第三卷	412
四 “資本論”的遭际	422

第十三章 國際的極盛時代	429
一 英國、法國和比國	429
二 瑞士和德國	436
三 巴枯寧的鼓動	444
四 社会民主同盟	452
五 巴塞尔代表大会	458
六 日內瓦的混亂	464
七 机密通告	470
八 爱尔兰大赦和法國民众投票	476
第十四章 國際的衰落	479
一 色当	479
二 色当之后	486
三 “法蘭西內战”	493
四 國際和巴黎公社	500
五 巴枯寧反对派	506
六 第二次倫敦會議	516
七 國際的解体	521
八 海牙代表大会	528
九 臨別的悲痛	536
第十五章 最后十年	545
一 馬克思在家里	545
二 德國社会民主党	551
三 無政府主义和近东战争	560
四 新时代的曙光	564
五 暮色	573
六 最后一年	575
英譯本補遺	581
譯后記	605

第一章

早年

一 家庭和学校

卡尔·亨利奇·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于1818年5月5日诞生于特利尔(Trier)。因为18世纪之末和19世纪之初,莱因地带屡遭战乱,官书户籍都已错落失散,很难确知他的先代。甚至亨利奇·海涅的生年现在也还是争论的问题。

然而,关于卡尔·马克思,情形并不十分坏,因为他是生于较为承平的时代;但是,大约五十年前,当他的父亲的一个姊妹死了的时候,留下一张无效的遗嘱,为要确定合法继承人的一切法律调查都不能发见她的父母——即卡尔·马克思的祖父母——的生卒日期。他的祖父是马克思·利维(Marx Levi),但是后来“利维”被略去了。这人是特利尔的犹太法学教师,可以相信是死于1798年的。无论如何,他并不曾活到1810年,而他的妻伊伐(Eva Marx, née Moses),却活过了那时,可以相信是死于1825年的。

这一对夫妇有许多儿女,其中的两个,萨慕尔(Samuel)和希尔歇尔(Hirschel),都是献身于学术事业的。萨慕尔,生于1781年,死于1829年,继承着他的父亲在特利尔作法学教师。希尔歇尔,卡尔·马克思的父亲,生于1782年。他研究法律学,在特利尔作过律师。后来他升为司法评定官^①,并于1824年改宗基督教,取名为亨利奇·马克思。他死于1838年。